

James S. Spiegel 博士，《基督教伦理学》， 第 17 节， 毒品合法化

© 2024 Jim Spiegel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詹姆斯·斯皮格尔博士在讲授基督教伦理学。这是第 17 节课，毒品合法化。

好的，我们的下一期是毒品合法化。

大麻、可卡因、冰毒、迷幻药和海洛因等毒品在美国是否应该合法化？让我们来谈谈所谓的禁毒战争的历史。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 1969 年实施第一项全面的联邦禁毒行动时首次使用了这一术语。1988 年，里根总统成立了国家禁毒政策办公室，而主管禁毒的所谓禁毒沙皇在 1993 年被比尔·克林顿提拔为内阁职位。

每年，联邦政府在禁毒战争中花费数千万美元用于拦截和教育。以下是一些与毒品有关的犯罪数据。2015 年，美国约有 150 万名毒品犯罪嫌疑人被捕，其中约三分之一的罪犯被监禁。

当年约有 40% 的毒品犯罪逮捕与大麻有关。截至 2016 年，美国监狱中共有 20 万名囚犯，其中约有 45 万名毒品犯罪者。因此，美国囚犯中毒品犯罪者的比例很高。

截至今年 2020 年，大约有十几个州将娱乐性大麻的使用合法化。阿拉斯加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伊利诺伊州、缅因州、马萨诸塞州、密歇根州、内华达州、俄勒冈州、佛蒙特州、华盛顿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其他 23 个州将医用大麻的使用合法化。

这张地图显示了娱乐性使用大麻合法的州，深绿色编码的州，以及医用大麻合法的浅绿色州。那么，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所谓的硬性毒品的合法化问题。这将意味着特别是身体上瘾的药物，如安非他明和麻醉品，以及一些身体上不会上瘾但被视为硬性毒品的药物。

致幻剂，如裸盖菇素和 LSD。那么，那又如何呢？将硬性毒品合法化是否也是合适的举措？伟大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主张将所有娱乐性毒品合法化。他为此提出了几个理由。

首先，在他看来，合法化将减少毒品恐怖主义，因为非法性会滋生黑市，从而为毒枭带来巨额利润，而各种暴力行为都与此有关。其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非法性会通过所谓的禁果效应鼓励吸毒。它对很多人来说更有吸引力，因为它是被禁止的，也是非法的。

如果将这些毒品合法化，那么这个数字就消失了。第三，弗里德曼认为合法化将减少与毒品有关的犯罪，如盗窃和谋杀，因为合法化将伴随成本的大幅降低。因此，想要这些毒品的人不需要采取极端措施来获得它们。

而且合法化将节省数十亿美元，因为正如我们指出的，政府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进行禁毒战争。所以这些就是弗里德曼支持合法化的论据。威廉·贝内特提出了许多反对毒品合法化的论据。

我认为，贝内特是美国政府中最早的禁毒专员之一，如果不是第一位的话。他认为，合法化将导致药物滥用增加。他指出，相比之下，20 世纪 30 年代初禁令废除后，酒精消费量增长了约 350%。

合法化不会消除地下毒品市场。原因在于，合法化将带来非常重的税收，就像烟草一样，这将抬高非法毒品的价格，也就是销售价格。即使是合法商品，比如烟草，黑市的驱动力也是低价销售，因为在不同的商店里出售产品。

我认为香烟现在每包要 5 美元。而且还有黑市，香烟的价格要便宜得多。所以，即使某种产品是非法的，如果征税足够多，你仍然可以有地下市场。

因此，这些硬性毒品合法化并不意味着它们会被取缔。他还认为，合法化不会终结与毒品有关的犯罪。同样，由于毒品价格会如此高昂，而且随着人们对冰毒和鸦片等毒品上瘾，他们往往不顾一切地想要得到这些毒品。

如果他们没钱购买毒品，他们就会诉诸暴力和盗窃。贝内特最后指出，合法化不会带来任何实际经济收益。因为即使拦截成本会降低，吸毒人数也会增加，因此与毒品有关的犯罪也会增加，或者至少与毒品一样多，甚至更多。

此外，政府还需要投入资金来处理吸毒成瘾者，贝内特表示，吸毒成瘾者的数量将会激增。另一位支持合法化的学者名叫纳德曼，他认为，禁毒工作对控制毒品交易和毒品滥用几乎没有效果。因此，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事业，这项努力基本上是徒劳的。

再次强调，最好是省钱，让其合法化并加以监管。他指出，大麻和鸦片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种植。这与弗里德曼的观点类似，但他也认为，禁毒执法实际上对吸毒者的伤害大于对毒贩的伤害。

因此，根据纳德曼的说法，这种方式是错误的。詹姆斯·Q·威尔逊提出了一些反对合法化的论点，这些论点再次与威廉·贝内特的论点有些重叠。一方面，他认为合法化会导致毒品滥用激增，就像任何商品的价格降低 95% 一样。

同样，这与贝内特的观点类似，但威尔逊补充说，吸毒本身并不是无受害人的犯罪，正如合法化支持者经常说的那样，吸毒者的子女和配偶因吸毒而遭受巨大痛苦，我们需要保护他们。所以这些都是论点，有正有反。现在我想稍微关注一下一位名叫蒂姆·肖的年轻基督教伦理学家的论点，我认为他反对大麻合法化，这是一个相当新颖的论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特别指出，即使是自由主义者也应该支持大麻禁令。

现在，大麻合法化是一种典型的自由主义立场。他们希望在与有组织的社会一致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由，因此一般来说，自由主义者支持大麻合法化，如果不是其他毒品的话。因此，自由主义的观点是，政府只有在强制人们防止伤害他人时才是正当的。

政府不应该保护人们免受自身伤害。因此，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应该专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自由。那么，从自由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大麻合法化的想法怎么会有问题呢？肖认为，用自由来为大麻合法化辩护是自欺欺人的。

为什么？因为大麻会破坏人的连贯思维能力。我认为对此没有太多的争论。它有令人陶醉的效果，让人失去理智，即使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享受的状态。

正如 Schau 所说，国家有权限制那些损害、破坏或以其他方式阻碍这些连贯思维条件的物质，其中包括大麻。所以这就是 Schau 的完整论点。它有几个前提，最后得出结论，即国家有责任限制大麻的使用。

第一个前提是，国家的主要责任是保护个人自由。这一点毫无争议。为了有效地利用个人自由，个人必须理性，因为个人行为取决于理性。

如果你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你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自主和自由的人。个人行为依赖于此。第三，理性思考需要适当的认知功能。

如果你的认知功能不正常，你就无法理性思考。第四，大麻会破坏认知功能，从而破坏理性思考。因此，国家有责任限制大麻的使用。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论点。Schau 回应了对这一论点的许多反对意见。其中一个反对意见是，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唯一的正当理由是保护其公民免受第三方的胁迫，但吸食大麻是一种自私的行为，那么胁迫在哪里呢？Schau 对此的回应是，当一个人吸食大麻时，这种令人陶醉的毒品本身就是威胁性的第三方。

他将吸食此类毒品比作卖身为奴，卖身为认知奴隶。即使是自由主义者也会说，不，这是不合适的。我们希望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由，尽管卖身为奴是一个决定，但这可能是一个人自己的决定，因为它严重侵犯了个人的自主权和自由，因此需要被取缔。

你可以用类似的自由主义论点来反对自杀，因为自杀可能是一种自由行为，但这种自由行为会导致所有自由被取消。Schau 考虑的另一个反对意见是，他的推理意味着政府也应该禁止不健康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会损害我们作为公民的正常职能。从健康的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高脂肪食物、不健康食物通常对你有害，包括影响你思考的能力。

对此，Schau 的回答是，引用他的话来说，这并不合理，因为不健康的食物不会直接削弱一个人正确思考或推理的能力。但与不健康的食物不同，大麻的主要目的是损害认知能力。这就是人们吸食大麻的原因，以妥协的方式改变自己和认知功能。

另一个反对 Schau 论点的反对意见是，如果政府有责任限制此类药物，那么它也有责任取缔某些破坏认知的思想。有很多糟糕的哲学和意识形态会腐蚀良好的思维。作为一个在学术界工作了近三十年的人，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情况。

任何学者，无论是否是基督徒，都会说同样的话。所以，如果思想和意识形态可以损害认知，而这是禁止某些自由的理由，那么 Schau 的推理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取缔某些思想？这被认为是他论点的一种荒谬后果。然而，Schau 的回应是，国家只关心保护选择信仰自由所必需的条件，而不是这些信仰的内容。

现在，这似乎是一种临时的回应，但在这种情况下，这肯定是一个合理的区分。另一个反对意见是，Schau 的论点并不意味着国家也应该禁止酒精。因为酒精也是一种麻醉品。这可能是另一个归谬法，一种荒谬的归谬法，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想看到酒精被禁止。

他的回答是，虽然酒精可能是一种麻醉剂，但它经常用于其他目的，或者至少不被用作麻醉剂。正如人们所说，作为一种社交润滑剂，我认为，有些人如果喝了一杯酒，就会觉得更有能力进行深思熟虑和有启发性的思想讨论。关键是，当你喝酒时，你不一定需要改变你的认知状态。

而且我认为他没有提到这一点，但酒精和美食的享受确实具有审美价值。喝一杯葡萄酒或啤酒，很难为大麻辩护。我从未听说有人赞美大麻烟或水烟的美学品质。

也许他们在那里。我没听过这种说法。这很难辩护。

但在酒类的世界里，尤其是葡萄酒、啤酒、威士忌等，肯定存在审美层面。但这是我对肖的观点的补充。他可能对此表示同情。

但他的重点是，你可以出于其他不涉及醉酒的原因喝酒。但吸食大麻则不是这样。吸食大麻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快感。

那么，医用大麻呢？现在，大麻似乎有合法的、救赎性的用途。肖对此的回应是，为合法的医疗需求开大麻处方是合适的，但与任何其他药物一样，它需要受到监管。他补充说，对大麻的医疗需求比看起来的要少得多。

尽管如此，他还是愿意承认大麻在某些医疗用途上的合法使用，但需要加以监管。现在，我将总结一下多年来我的一些观察，这些观察是当学生问我有关吸毒是否道德时得出的。比如说，在大麻合法的地方，或者在其他毒品合法的情况下，一个人使用这些毒品在任何情况下是否在道德上合适，特别是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来看？

因此，我在此背景下注意到的一件事是保罗的观察，使徒保罗的观察，即身体是圣灵的殿堂。你的身体是神圣的。我强烈推荐南希·皮尔西最近的《爱你的身体》，这本书有应用价值。她在那本书中的论点适用于一系列问题，包括这个问题。

你的身体是宝贵而神圣的，尊重你的身体就是间接地尊重上帝。所以你摄入体内的东西，不仅仅是你抽的烟或吸的毒品，还包括你吃的东西和锻炼的多少，都是你尊重上帝的一种方式。我想通过吸毒来污染我的身体，这个圣灵的殿堂吗？另一个我从未听过其他人提出的对我来说很重要的论点是懒惰的问题，特别是与大麻有关的。

很多年前，在我皈依基督教之前，我曾涉足毒品黑社会好几年，我亲眼目睹了这种现象，而且我也在自己的生活中观察到了这种现象。我有一群朋友，他们沉迷于经常吸毒，几乎每天都吸大麻，我不能说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是特别勤奋的人。他们不是特别有创造力，也不是特别有创新精神，也不太愿意做建设性的事情。

这并不是普遍适用的，有人曾这样回应我，保罗·麦卡特尼呢？保罗·麦卡特尼在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都反对吸食大麻。众所周知，麦卡特尼吸食大麻，对此我有时会以尖刻的方式回应。你最近看过他的歌词吗？他没有。他可能创作

了很多音乐，但有多好？我不不好意思这么说，因为我是披头士和麦卡特尼的粉丝，但谁知道如果他不吸食大麻，这些年来他可能会更有创新精神和创造力。所以，我不想犯与事实相反的假设谬误。

我们不知道那个反事实是什么，一个完全清醒、不吸食大麻的保罗·麦卡特尼在70年代和80年代会做什么等等。从歌词的角度来看，否则就是从歌曲创作的角度来看。无论如何，这是我在长期吸食大麻的人中注意到的一个现象。

它似乎与懒惰、懒惰和缺乏勤奋有关。这也是一种自恋论据，即吸毒会鼓励自我陶醉。我对这种心态记忆犹新。

这一切都与我自己的精神状态有关，改变自己的精神状态，让我兴奋不已。这是我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我知道很多人就是这样，但它鼓励了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一种自恋。

然后还有一种不法行为的论点，我们假设在某种情况下，吸食大麻或使用其他毒品是违法的。如果你在那种情况下吸食大麻或使用其他毒品，那么你就犯了重罪，至少是轻罪。但如果你以常规方式违法，并以此来麻痹良心，我再次记得，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当我成为一名常规吸食大麻的人时，我知道自己违法了。

这让我陷入了一种精神状态，我确实把警察视为敌人，我记得我曾随意地称警察为猪，我也记得自己有过其他违法行为。当时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这让我很震惊。哇，去年我还没想过偷东西，现在我却从一辆车上偷走了这个油箱盖。我丢了油箱盖，可能是因为我在加油时吸了毒，心不在焉，我有一辆丰田卡罗拉，和我在城里看到的另一辆卡罗拉一模一样，所以我就上前偷了那个人的油箱盖。

我记得自己对此感到十分愧疚，但回想起来，我确实意识到不久前我不会这么做，最终我意识到这是因为我过着违法的生活。因为我经常吸食大麻，你知道，再违法几条又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这有点像我妈妈常说的，她说，你不会错过切好的面包的一片。也就是说，一旦你切开面包，那么，再切一片，再切一片，再切一片，还有什么意义呢。

她实际上是在警告人们不要失去童贞的背景下使用了这一比喻，但它也适用于这里。一旦你达到了一定的门槛，那么，又有什么不检点呢？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我想这就是它对我的作用，对很多人也起作用。最后，应该提出一个坏伙伴的论点，与这种不法行为的论点相结合，即当一个人以这种方式吸毒和违法时，就会冒着无意中参与其他非法活动和人格败坏的风险。

这可能很危险，甚至危及生命。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中的一些人试图寻找大麻，因为我居住的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大麻供应已经枯竭。我们采取了越来越绝望的措施，联系人们，看看我们能否获得一些，我记得一天晚上，我们发现自己来到了某个分销区域负责人的家中。我记得当时在某人的家里，这个人也在场，我立刻意识到我们陷入了困境。

他是那个圈子里最有名望的人之一，我们因为这种关系而陷入危险，我记得当时我当时想，我要离开这个圈子，再也不做这种事了。我不想和这个阶层的人扯上关系，因为我知道暴力是迫在眉睫的选择，如果我说错话或做错事，我就会被干掉。我只是从我所看到和听到的某些事情中推断出这一点，这可能是正确的，但这是一个例子，说明你如何通过经常违法的人的联系，在无意中陷入某种境地。

所以，坏朋友会腐蚀你，坏朋友会危及你的生命。所以，当人们问我这个问题时，我经常会与他们分享这些考虑。至此，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就结束了。

这是詹姆斯·斯皮格尔博士在讲授基督教伦理学时讲的。这是第 17 节课，毒品合法化。